

哲学工作中必须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陶 德 麟

《邓小平文选》是我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极其重要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我个人初步学习这部著作的突出感受,就是它自始至终贯串着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回顾我们的党和人民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历程,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经过十年动乱的震撼终于转危为安的历程,不能不深深体验到这个根本原则和祖国命运的血肉联系。邓小平同志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遵循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以杰出的活动恢复和发扬了这个一度被歪曲和污损了的原则,使革命的航船冲出了险恶的漩涡,乘风破浪地继续前进。在贯彻这个原则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同表现为“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的错误作斗争,一方面同表现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作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准确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战线上各种复杂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首要的是要着力领会邓小平同志贯彻这一原则和进行这些斗争的无畏精神和正确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去。作为哲学教师,自然会联系自己的专业考虑在哲学工作中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谈的仅仅是个人对某些方面的点滴体会。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现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多此一举呢?这就不能离开现实情况作抽象的议论。我认为首先应该肯定,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由于在十年动乱中吃够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苦头,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为了思索历史的经验教训,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探讨面临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他们强烈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读书班、自学小组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其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批立志献身四化的青年,他们不仅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问题方面已经初露头角,显示出未可限量的潜能。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信仰危机”的说法,并不合乎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确有一股贬低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暗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有极少数人“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①这个估计也适合于哲学方面的情况。我这里只说青年当中的某些现象。去年听说某大城市有位大学生作街头讲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

人的哲学”，要用存在主义来代替；另一个大城市有位大学生在校内发表演说，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扼杀人性”的哲学，要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代替。我去年还收到过一位年轻人的来信，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照镜子式的反映论”，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错误俗见”，并自称已经“成功”地“自编自织”成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能“使几千年来认识论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我收到的这类“新体系”的稿本不止一种。在这些年轻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从来就不正确，今天更是过时了；不但不如以往的其他哲学，更不如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不如他们自己“创造”的“新”哲学。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疏远冷淡漠不关心的恐怕就更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各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而论，至少下面的原因似乎有相当的普遍性：第一，这些青年在十年动乱中亲眼看到许多扭曲的、丑恶的、荒谬的现象，这些现象又正是林彪、江青等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造成的，而且还有被他们极端漫画化、滑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理论根据”。缺乏阅历、不善于思考问题的本质的年轻人很容易错误地把这些坏事、丑事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些青年虽然自视甚高，其实在实践经验、历史知识、理论素养等方面都很欠缺，思想上还相当幼稚，相当糊涂。一方面，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艰苦探索、克服了无数的混乱和迷误才得来的科学的世界观，不知道珍惜这个宝贵的精神武器。我曾问过位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说成“错误俗见”的年轻人读过什么哲学书籍，他坦率地承认只读过一本五十年代的苏联教科书和一本六十年代的中国教科书，再加上“文革”期间编印的几本哲学书，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尽在于此。别的科学知识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崇拜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并无研究，不知底细。以存在主义为例，雅斯贝尔斯的三卷本《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些代表作现在都还没有中译本。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也只有徐懋庸译的半部中译本。很难相信这些年轻人真正啃过这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他们对这些理论的崇拜，不过是从片断的介绍里攫取了某些投合了自己的情绪的警句和口号，就盲目地加以欣赏而已。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轻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病态倾向的存在却是事实。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在于针对这种倾向大力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鲜明而又注重实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着错误态度的人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有意无意地助长这种倾向，那就是严重的失职。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世界观，当然也正确，但是还没有说到根本，因为这还没有回答为什么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还应该进一步指明，正因为而且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②，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使党在史无前例的复杂斗争中得到正确的响导，党才必须以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蒲鲁东、魏特林、拉萨尔、杜林、王明等人的斗争，说到底都是围绕着要不要以科学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党的世界观这个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而进行的。历史表明，只要党在制定纲领路线政策方针的时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立即陷入主观主义，导致挫折和失败。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③这个论断当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难道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别的哲学都不科学吗？——这是不少年轻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涉及对科学的哲学如何理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的误解或曲解。有人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就是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恒真

理的陈列馆，其他哲学都是绝对的谬误垃圾箱。其实，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且恰恰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斥责过的庸俗粗鄙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学说或宗派理论，而是人类认识史上一切积极成果的综合。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竟认为以往的全部哲学都不过是谬误的堆砌，几千年的人类认识史不过是一片荒漠，它本身将汲取什么，综合什么？它本身的产生岂不是只有依靠“神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还在演变，还在发展。既然它们还要探讨问题，还要用某种道理来说服人，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概括实践的经验和科学的成果，从而在某些问题上反映若干的真实，而不可能单靠谎言和梦呓过日子。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句句是谬误，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不认为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或小册子）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点也不能变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凡是”。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呢？主要是：第一，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没有揭示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有的还拒不承认有这样的规律存在。第二，它们都自命为终极真理。即使那些在理论上最激烈地反对终极真理、甚至一般地否认客观真理的流派，实际上也把自己的一套视为终极真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诸如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剥削阶级的偏见使它们经常歪曲事实。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总体上、本质上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哲学，不可能为日益深刻地揭示世界的本来面貌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它具有比任何其他哲学广阔得无比的视野，不但第一次揭示了包括社会发展规律在内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永远结束了认识世界的非科学的道路。它第一次以科学地理解的实践作为打开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一根本哲学奥秘的钥匙，使几千年中困扰着无数哲学头脑的纠结迎刃而解，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它要求自觉地严格地沿着概括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的道路永不停息地加深、补充、丰富乃至修订自己的观点，而不允许用虚构的联系来顶替真实的联系（当然不排除合理的创造性的幻想），不允许削足适履地歪曲客观事实来屈从任何错误的论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的科学性。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以及整个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当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然而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它第一次开辟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的这条道路，是人类思维的最大成果，比人类迄今已经占有的全部真理的总和宝贵百倍，重要百倍！我们并不否认，直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许多应该研究的领域还远远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在某些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做得多一些，细一些（这也许正是使得有些人眼花缭乱的原因之一）。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整个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由此决定的视野终究是狭隘的。如果它们也得到了局部的片断的真理，那也只是因为它们认识的某些环节上不自觉地吻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的道路而已。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更科学地解决（条件是深入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许多问题，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无法解决，甚至无法理解。假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还有足迹未到的领域，而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恰恰在这些领域里有一得之见，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如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企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另找“出路”，那就将如企图制造不死药或发明永动机一样，决不是智慧的表现。列宁在谈到经济理论的时候写道：“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

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配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④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哲学。我们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使我们的广大青年，永远掌握这个无可代替的精神武器，遵循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

问题还在于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或许有的同志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的一切论断都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管实践发展的情况如何都一概加以“固守”。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当然，那些为亿万次的实践反复证实并且还在为新的实践继续证实的基本原理和整个的科学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道路，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捍卫，坚定不移地遵循，并批驳来自任何方面的非难和攻击。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书里的一切论断都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那就正是邓小平同志尖锐批判了的“凡是”的错误。不管动机如何善良，态度如何真诚，客观上只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恩格斯说得异常明确：“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并不是坚持之外的另一件工作，它本身就是坚持的有机内容。一切认识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离开了发展而谈坚持，首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恰恰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

我们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指那种不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依据客观实际，徒以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为能事，随便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意见的所谓“发展”；更不是那种背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以谬误来冒充真理的所谓“发展”。我们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辩证地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和实践经验，从中引出新的规律、范畴和哲理，从而扩大和加深已有的原理，乃至修订某些已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或不确切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精确化、丰富化，永远保持其高度的科学性和充沛的生命力。保持人类思维的响导的地位。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还是当作教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存亡所系的原则问题。如果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或者口头上承认发展而实际上拒绝发展，那就是割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生气勃勃的实际生活的血肉联系，使它脱离赖以繁荣滋长的沃土，变成枯槁僵硬的标本。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同志在同“凡是”的错误作斗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⑥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启示！

为了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不妨花一点篇幅回顾几个杰出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天起就坚决反对任何人把他们的哲学当成教条。他们不停顿地从发展着的实践中汲取养料，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从1873年到1886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用十三年的时间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大量著作和文献，写了十篇大致完成的论文和一百七十多篇札记，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主要科学成果作了精辟的概括，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自然辩证法》和1878年写完的《反杜林论》两书中)。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于1877年在美国出版后，

当时在伦敦的马克思设法弄到了这部重要著作，并从1880年到1881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作了许多摘要和批语。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次年（1884年）就根据马克思的摘要、批语和他自己的独立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对唯物史观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并据此订正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重要论点。^①恩格斯晚年还曾在给梅林的信中表示，他和马克思最初论述唯物史观时只着重强调了经济基础对政治观念、法权观念以及其他观念的决定作用，而对这些观念以什么方式和方法由经济基础产生出来的问题注意不够，并认为这是一种“过错”。^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创立了很长时间并在思想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本人也早已是声誉卓著的革命导师和理论权威，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注视科学发展的足迹，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加深自己的哲学理论，乃至公开订正某些被实践证明为不精确或不妥当的论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呢？难道不是因为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列宁的范例也是极其宝贵的。恩格斯1895年逝世后，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开始撼动了统治了两百年之久的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观念，射出了自然科学革命的一支响箭。许多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理学家陷入了迷惘和混乱，哀叹物理学发生了“危机”，有的人通过相对主义而走向了唯心主义；而时髦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则利用这种混乱攻击唯物主义。处在革命低潮中的俄国党内的一部分理论家又同其他党派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沆瀣一气，连篇累牍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陈旧”了，“过时”了，要用最“新”的实证主义哲学（主要是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1908年写出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辉煌的著作，使思想界的漫天迷雾为之一扫。这部著作的杰出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还没有被实践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阐发了他们当时不可能阐发的许多新道理，更主要的还在于又一次教导了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人类的知识状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旧理论、旧概念面临“崩溃”的时候应该怎样在认识的长途牢牢掌握正确的航向。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活动同样是一个杰出的范例。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情况复杂、敌人强大、任务特殊的东方大国，解决了一系列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遇到的新的重大问题。他把表现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矛盾这一最普遍最本质的问题，以正确的方法开展斗争，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的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哲学著作，都是以鲜血换来的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他仍然非常重视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不少新的阐发，并且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著作进行某些补充和修订。至于他晚年的错误，也是与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自己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有联系的，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当前，学习革命导师的范例，按照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的原则和他本人的榜样来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更有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正是在回答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了他们那个历史时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回答了他们那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但是，历史在前进。现在的人类知识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活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说也在不断地改变它们的形式，有的还正在以新的战法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无视这种历史的特征，不用新的历史内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回答时代提出的大量的新问题，不击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其他反动思潮的挑战，怎么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当代理论思维的最高峰？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⑧哲学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个人认为，从总体上、方向上说，我们的哲学是任何外国的资产阶级哲学无法企及的，这是不可比的方面。但是就可比的方面说，我们也有落后之处。例如在认识论、逻辑、语言、心理学的许多技术工作方面，在汲取新的科学成果以丰富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方面，我们的落后就相当显著；有许多问题别人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还方在开始。许多领域我们应该去占领的，却没有去占领。这与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人类知识状况的巨大变化，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当本世纪初期“自然科学革命”还只是初露曙光的时候，列宁就以火炬般的目光透视了这场革命带来的人类知识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哲学斗争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了新情况，精辟地回答了当时处在一片混乱中的思想界提出的种种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饱含着新的时代内容而巍然屹立于人类思维的高峰，继续照亮着向真理进军的道路，那么，在这场革命已经如日中天，普照大地，而各派哲学思潮又以新的姿态逐鹿于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视而不见，而不学习列宁的榜样，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⑨这对我们哲学工作者无疑也是有力的鞭策！

要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贡献，也必须有相当丰富的多方面的知识素养。我个人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教学、研究和向群众作宣传的时候就常常痛感知识贫乏之苦。和“同行”们谈论起来，大家也似乎有同感。我们有不少搞原理的同志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已有的教科书上面，而没有注意放开手脚去涉猎广泛的知识领域，去参加实际战斗，去思考新的问题。这就必然使我们的知识面弄得很狭窄，我们对原理的论述和讲解也就很难做到纵横驰骋，得心应手；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很难做到切中要害，以理服人。过去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在教学中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知识，而要当成武器。这种说法如果是针对“无的放矢”或“握矢不放”的教条主义态度而发的，当然非常正确。但是如果一般地把知识和武器对立起来，我却期期以为不可。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武器，但它不是刀枪棍棒那一类物质的武器，而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有它不同于物质武器的特殊性能，那就是以理论和逻辑的威力来说服群众，来驳倒敌对的观点。如果它本身不是知识，怎么能成为具有这种特殊性能的武器？如果武器的使用者本人只有很贫乏的知识，他又怎么能熟练地使用这种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人类最精湛的知识（它是一切具体知识的科学概括），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才能说服亿万群众并战胜敌对思潮；我们也只有用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当然首先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知识）武装起来，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有实际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⑩这个卓有远见的指示，我们哲学工作者是不能不细心体会的。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过去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今后还需要

加强再加强，深入再深入。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号召我们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指出这是关系到“打下根底”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学好，就要端正学习的态度，改进学习的方法。由于业务的需要，我们可能比不专门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学习的时间稍为多一点，有时也向群众作宣传。但是我们过去在学习和宣传的时候往往有不少毛病。我个人感到的毛病之一就是不大注意联系当代的实际生活，不大注意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著作，就是说有些教条主义。“经典著作”(Classics)无非是典型的、标准的、模范的著作的意思，而并无Scriptures(宗教经典)的意思。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写成的科学著作来研究，不去把握它们的精神实质，不去区分其中的普遍真理和个别论断，不去考虑在当前条件下如何运用这笔精神财富，而把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成不变的真理，把我们的工作限制在“注经”的狭隘圈子里，那就真的把Classics变成了Scriptures，难免过宝山而空归了。何况要真正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一点贡献，只靠读经典著作是不够的。我们要大力研究四化建设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总结当代各门具体科学的新成果；要以新的方法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史、科学史和各种思想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占领乃至建立各种知识部门；要分析和批判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包括利用其中的合理成分)；如此等等。只有通过这一切工作的综合，我们才能有成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成为既有时代和阶级的内容，又有我们民族的风貌的最先进最科学的哲学，使我们中华民族站在当代理论思维的峰巅。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工程当然不是靠少数人能够完成的，甚至也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择细流，终成江海。在这项伟大工程的建设中增添一砖一石，毕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而群众化的一个重要途经是通俗化，因此通俗化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由于林彪、江青也打过通俗化的旗帜，败坏了通俗化即普及工作的名声，以致不少搞哲学的同志至今不愿做这种工作。再则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一切通俗读物都看成没有“学术水平”的东西，这种偏见也造成了某种妨碍通俗化工作的压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现在也已经开始改变了。问题是在于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以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论述原则上也适用于哲学工作。许多著名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例如我国的华罗庚、吴晗)的实践对我们也有启发，哲学界的老前辈们(例如李达、艾思奇、杨献珍)也为我们直接做出了榜样。要做好通俗化的工作，除了种种条件之外，最关键的恐怕是不能损害内容的科学性，不能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简单化的误解，而应当为他们提供一个升堂入室的通道。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然而只要方向对，功夫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普及和提高双管齐下互相促进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3年9月完稿

注释：

①⑥⑨⑩⑪ 《邓小平文选》，第157、123、165、167、167页。

② 这里说的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是指其本身具有科学的性质的哲学，而不是指以具体科学的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③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⑦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故《宣言》中有“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1888年恩格斯在《宣言》英文版上加注订正了上述论断，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⑧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